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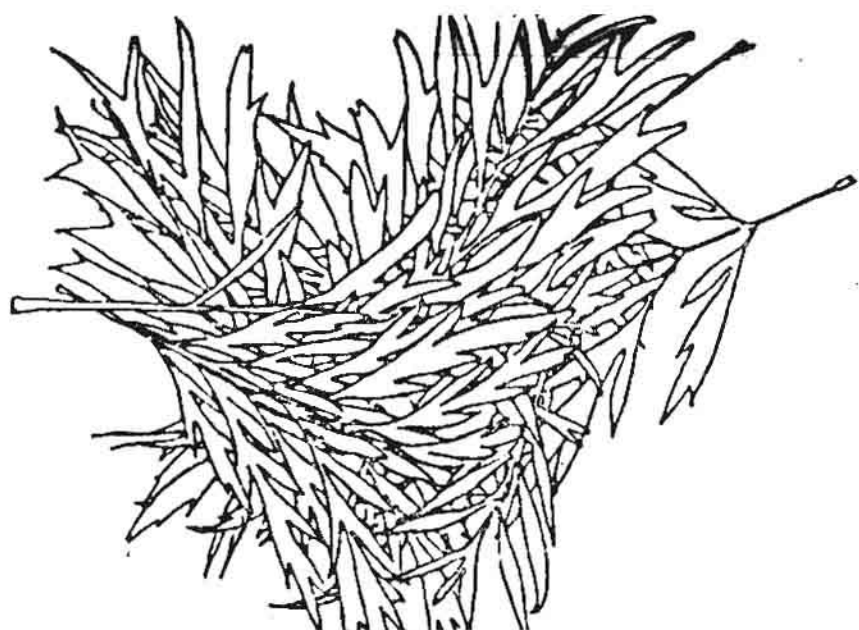
滹沱河和我

牛汉

花城出版社

滹沱河和我

牛 汉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滹沱河和我

牛 汉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2插页 77,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293-4/I·1150

定价：3.10元

内 容 提 要

故乡，常常是人们梦牵魂萦的圣地。诗人牛汉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滹沱河两岸那一片贫瘠而温暖的乡土，有着一种近乎膜拜的虔诚和热爱。那里不仅有火红的高粱、醉人的大枣、厚厚的绵绵土、奔腾不息的滹沱河河水，还有那纯朴温厚的民俗民风和刻骨铭心的父母爱、手足情，这一切都给饱经磨难的作者带来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和思念。作品熔铸了作者对故乡炽热的眷恋之情，同时倾注了他对人生和命运的深刻体验和感悟，读来悱恻动人。

一个“聊胜于无”的小愿望

（代序）

编辑出版这么一套小丛书，是我们《随笔》杂志同仁怀抱经年的一个小小的愿望。近些年来，由于受经济上亏盈的制约，出版社想出版亏本大的套书，已颇为艰难。出这套小丛书，每种几万字，薄薄的一小册，即使赔本，出版社目前也还赔得起；书小而薄，价钱不高，一般读者也买得起。如此避难就易，总还可以奉献出一些我们自以为于读者、于社会或多或少有点益处的书。这也是一种“聊胜于无”吧。

这套小丛书若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一曰：精。小丛书的作者们，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早已逾“花甲”、“古稀”乃至耄耋之年的老作家。他们也是《随笔》的老作者。他们饱经沧桑，承继着我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报国忧民的意识与责任感。我们深感幸运的是，在结束“文革”和“拨乱反正”，开始新的历史时期

之后，老作家中的不少人青春焕发，成了我们的良师益友。十二年来我们在《随笔》编辑工作岗位上，一直得到他们有力的支持和恳切的鼓励。他们经常把自己的佳作惠寄《随笔》刊发。现在收入这套小丛书的许多作品，就都是先在《随笔》发表过的。我们有幸充当了它们的最早的读者，曾为之感动甚至击节过，并从中汲取教益和精神营养。

二曰：真。首先，真，即真实，乃是文学的生命，也是这套小丛书的各种作品的实在内涵。古人有云：“言为心声。”经受过“左”的教训、尤其是“文革”磨难，深谙“假、空、大”之害的老作家们，在他们的散文篇章中，总是力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描述生活的本来面貌，力求讲真话，讲出自内心的话。诚然，真话不等同于真理，但真理却永远跟假话绝缘，与真话相连。在这些小册子里，他们只有未说或言犹未尽或有所保留的真话，但绝无掺假说诳。再说，这些作品的“真”，还表现在作者对真理的执著的探索和追求。正如巴金所说的：“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可以毫不夸张地称道，这些小册子都是阅世久

深、甘苦备尝的作者们直面人生，袒露心灵，孜孜矻矻地追求美与光明的真实记录。

三曰：杂。这是就小丛书的题材品种与表现形式的多种多样而言，即在写作上没有任何特定划一的框框，东西南北，海阔天空，鱼游鸟飞，各展其长。体现了散文领域的无比宽广，我国散文是极其自由的文体。这套小丛书中，有记事忆旧，有述人状物，有抒情写景，有旅踪行草，有杂感随想，有读书漫笔，有生活琐拾等等，真是不一而足。但杂中有同，多样中有一致。这套小丛书繁杂多样的作品里，老作家们各各展示自己个性的同时，有个一般中年、青年作家尚没有或尚未达到的长处与优势，那就是：学识修养的广博富有，写作功底的深厚扎实，文笔的老到、精练、优美，遣字用词的准确、鲜明、生动。可谓异彩纷呈，珠玉连篇。其中不乏真正的美文佳构。

以上所呈，皆属管见。因仓促间请不到合适而又愿意为这套小丛书写序者作序，我们只好斗胆急急草成此篇小文，权充“滥竽”。诚惶诚恐，谨乞正于各位老行尊和读者朋友们。

《随笔》编辑部
1991年夏暑未消时于广州

目 录

一个“聊胜于无”的小愿望（代序）……1

绵绵土……1

最初的记忆……5

灯笼红……9

祖母的呼唤……13

母亲的第一次人生经历……18

苦香的，柳笛声声……24

我的第一本书……27

滹沱河和我……33

呼唤甘霖……41

海琴……43

打枣的季节……47

月夜和风筝……51

塑造梦的泥土……58

喂养小雀儿……64

贫穷	70
秃手伯	77
心灵的呼吸	87
掏甜根苗	97
一斗绿豆	103
南山	109
早熟的枣子	115
父亲，树林和鸟	120
柳芽，春的清芬	122
高粱情	126
离别故乡	144
眼神	156
童心	158
孤岛	163
对钟声的思念	167

绵 绵 土

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

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了多年的一个梦境。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忘记，我是诞生在沙土上的。人们准不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第一首诗也是献给没有见过的沙漠的。

年轻时，有几年我在深深的陇山山沟里做着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由于我的家族的历史与故乡人们走西口的说不完的故事，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野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沿，而我向往这种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

地，伏在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了一层细细的闪光的沙。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辞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的神话。我的祖先们一定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园老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

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安生地睡去。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我长到五六岁光景，成天在土里沙里厮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边，小声说：“限你两天扫一罐子绵绵土回来！”“做甚用？”我真的不明白。

“这事不该你问。”祖母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庄严，就像除夕夜里迎神时那种虔诚的神情，“可不能扫粗的脏的。”她叮咛我一定要扫聚在窗棂上的绵绵土，“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别处的不要。”

我当然晓得。连麻雀都知道用窗棂上的绵绵土朴楞楞地清理它们的羽毛。

两三天之后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驱，红润润的，是绵绵土擦洗成那么红的。他的奶名就叫“红汉”。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家乡，

梦到了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故乡现在也许没有绵绵土了，孩子们当然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土。我祝福他们。我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恋情。原谅我吧。

最初的记忆

这本来是一首诗的题目，有过一个草稿，后来弄丢了。艾青和蔡其矫看过这草稿，那是1978年的8月间，我的痔疮刚做过手术，正在家里休养，他俩一块来看我；艾青当时还蛰居在北京西城的一个叫王府仓的小胡同里，离我的住处不远。我把近日在病床上整理或改写的几首诗请他俩当面指教，其中就有这首《最初的记忆》。艾青欣赏《鹰的诞生》的几行诗：“鹰的蛋，颜色蓝得像晴空，上面飘浮着星云般的花纹……”他把这几行念出了声。

当他看《最初的记忆》时，我立在他身旁，说：“这首诗完全是草稿，很难写好。”艾青说：“这只能是个梦境。”我说：“不是，是真的。”

记得《最初的记忆》，当时是采用散文诗的形式写的，现在记得其中几行：

记忆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长河
隐没在遥远的永远不能再进入的尘
雾里
它的源头是母亲一滴一滴的乳汁

在这几行之后，还有不分行的几百个字；我以童稚的心境写到母亲的大地一般宽厚的胸脯。诗写了几次，都没有能定稿，这一生也许无法写成了，但它的情境却不是虚构的，今天我仍坚信那像梦一般的情景是真真实实的。

我从小受母亲溺爱，断奶之后，还不时要吮吸母亲的乳汁。大约到了两岁之后才真正断了奶。我的眼前到现在还常常浮现出一个永远磨灭不掉的场景：麦收时节，我家的院子成了闹哄哄的禾场，几个妇女挥动着槌枷一起一落的有节奏地在打着麦子。空气中飞扬着闪闪烁烁的尘埃和飞虫似的麦屑，阳光透过浓密的槐树叶，洒下落花似的光斑，母亲全身饰满了金色的光斑，坐在院子边的麦秸上。我伏在母亲壮实的胸上，吮吸一只奶，还用手抓着另一只，我咬痛了母亲，母亲狠狠地在我的屁股上打了几掌，我号啕大哭。这一次大概就是我最

后吃母亲的奶了，同时也是我一生的记忆的神圣的源头。

与上面说的那个情景，也许是同一个，场院上几个妇女（其中有秀生大娘、喜生婶婶）逗我，逗我说了许多傻话。1947年冬，我写过一首诗《爱》，前半节就是记的这个情景：

小时候

妈妈抱着我

问我：给你娶一个媳妇

你要咱村哪个好姑娘？

我说：

我要妈妈这个模样的。

妈妈摇着我

幸福地笑了……

这情景我为什么还能一直记得，一方面当时的情景难忘（或许是母亲那狠狠的几掌起了作用），同时，当场逗我并且听到母亲和我对话的几个妇女，后来常常拿这一段对话取笑我，使我非常的难堪。我长到十一二岁时，她们还嘲弄我：“你母亲的模样，世上只有一个，你到

哪里找第二个？”还说，“你妈牙獠着，也好看？”
“好看，好看，好看！”我接连大声地对她们喊叫十次八次。

有了上面说的这些情景，最初的记忆，就没有迷失，永远闪亮在遥远的尘雾里了。虽然那情景永远不能再进入，却因为有了这点闪亮的记忆，使我直到老年还能远远地望到它。

最初的记忆已成为我生命的永恒的片刻。